

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

——評「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楊國樞等著



1112
E38
464

● 大學叢刊23

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

—評「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楊國樞等著

35 73 3 20

主編：楊國樞

發行人：陳達弘

出版者：環宇出版社

台北市58487信箱 電話：771827

郵政劃撥：14714號環宇書局帳戶

門市部：台北市成都路一號中國書城內特區
本社經內政部出版登記為內版台業字第1323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大學叢刊 23

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

楊國樞等著

售價：精裝本：N.T. \$20元

平裝本：N.T. \$15元

初版：民國61年6月

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

——評「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序

中央日報副刊自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四日至九日，連續六天，一口氣刊完了「孤影」先生的長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稍後，該報又將長達四萬字的全文印製成冊，以單行本的方式，廣為發行，引起了社會人士的普遍注意。

「孤影」先生博聞強記，態度委婉，下筆如行雲流水，了無滯礙。其對人性弱點的了解尤稱深刻，說理時娓娓道來，語語都能投合時下的社會心理。「孤影」先生的大作正如神話中的「解蠻草」，讀後能開胃醒脾、舒肝順氣，令人油然滋生一股陶醉在幸福中的感受。

「孤影」先生的長篇大論，涉及的問題很多，內中有些意見不無可取之處，但是也有若干看法大有商榷的必要。文中有些觀念關係國家社會的發展與前途，尤其值得大家深思熟慮、細加辯正。此類討論，如能出之冷靜，不但可使大家對國家社會的當前處境加深認識，而且可使國人對今後共同努力的方向有所指歸。尤有進者，這種討論一方面固能培養民主社會中公開講理的習慣，另方面也可提高大家關懷國是的情懷。

基於以上的認識，「大學雜誌」乃於第五十三（民國六十一年五月）與第五十四（六月）兩期，刊登了多篇討論「小市民心聲」的文章，分別就該文若干值得商榷的論點予以剖析與辯正。希望透過就事論事的反覆討論，使混淆的觀念得以澄清，彼此的心聲得以溝通。

爲了有便讀者對於所討論的問題從事系統性的對照與比較，茲將「大學雜誌」第五十三與五十四兩期有關的文章彙集成帙，亦以單行本的方式印行。編輯此書時，特將原先以筆名發表的文章割愛，以表示慎重與負責的態度。

楊國樞 民國六十一年六月

本書作者簡介（依文章先後順序）

楊國樞

臺大理學院心理系副教授

林紀東

臺大法學院法律系教授、大法官

黃默震

臺大法學院政治系客座副教授

孫亞瀛

臺大法學院經濟系教授

張景少

臺灣大學學生

陳安儀

臺大文學院哲學系講師

李鼓應

政治大學學生

王文興

臺大文學院外文系副教授

王曉波

臺大文學院哲學系助教

呂俊甫

政大教育研究所教授兼西語系主任

高
何
曉
準
烈
明

中國文化學院副教授
臺大文學院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大學生

目錄

- 信任與尊重我們的青年 楊國樞
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 楊國樞
訪林紀東教授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臺大法言社
知識份子與小市民的溝通 黃默
我看「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孫震
論學生運動 張亞灝
學生的權利與義務 李少儀 • 陳景安
再論「學生運動」 陳鼓應
從當前教育問題談開放學生運動之必要 李筱峯

一八三一三四三八三二四一〇九

一一九
一二七
一四一
一四四
一五二
一六一
一六九

-
- 我對「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看法 王文興
 為三民主義做辯護 王曉波
 「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讀後 呂俊甫
 徹底消除麻痺人心的「小市民思想」 高準
 安份守己的話 何烈
 讀「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白曉明
 請聽「百分之二」的心聲 徐家齊等讀者來函

信任與尊重我們的青年

□楊國樞

——與友人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之一

××兄：

自從你調到南部服務以後，我們少說也有一年多沒見面了，這期間常常懷念你愛國愛民的心懷與從容論事的風範。一年來，我們的國家遭遇了一連串的重大事故，件件都叫人迷惑，樣樣皆令人驚驚。遺憾的是，你已不在臺北，我們無法秉燭夜談，彼此交換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昨天接到你的來信，我心情的興奮是可以想見的。你的信如其人，字裡行間充滿了關心國是的情懷。對過去一年來的幾件大事，你在信中所提出的意見，我大致贊成，惟獨你對「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一文的看法，我却頗難苟同。所以，我想利用這次寫信的機會，就這一方面跟你交換一下意見。

你說你很欽佩「孤影」先生的文字技巧與平實態度，我又何獨不然。跟你一樣，我很同情「

信任與尊重我們的青年

一

「孤影」先生對學生問題的顧慮，也很贊同此時此地強調社會安定的重要性，當然更承認廿幾年來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輝煌成就。但是，當你說到我們應該無條件接受「孤影」先生的「基本觀點」時，我便覺得難以苟同了。在我看來，「孤影」先生的大作，最值得商榷的地方，便是隱藏在它背後的基本觀點。這些基本觀點關係到我們社會國家的前途，所以不能迷迷糊糊地受了事。由於信函篇幅的限制，在這裡我只想提出「孤影」先生的一個基本觀點來向你請教。這個基本觀點是：青年人（特別是大學生）是不可信任的。

細讀「孤影」先生的大作，深覺他對青年人的看法太過悲觀，太過強調「負的」方面。譬如說，「孤影」先生一開頭就用了很長的篇幅，來駁斥「大學生都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這句話，結論是「理未易明」，獨立思考與獨立判斷難以求之於大學生。「孤影」先生對大學生之所以持有這種悲觀的看法，主要是因為他錯將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看作是一種全有或全無的特徵，認為一個人要不就全有這種特徵，要不就全無這種特徵。在我這個學心理學的人看來，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是一種「不具零點」的單向計量特徵；就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表現而言，「絕對」獨立的思考與判斷既不可能，「全不」獨立的思考與判斷也不存在，因此，人們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只是程度的差異，而非「有或無」的不同。換一句話說，任何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便很容易

看出，「大學生都有（或多或少）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這句話，並沒有什麼不對。「孤影」先生之所以不願承認大學生都或多或少有一點兒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可能是因為他對大學生先已有了某種成見，因此在思考與判斷大學生的能力時，其獨立與正確的程度便大大地打了折扣。事實上，我們不但可以說「大學生都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而且也可以說「小市民都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當然，大學生獨立思考與判斷的平均能力，也許不致低於一般小市民的平均能力。不過，我們雖然可以說「大學生都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但却不可說「大學生都討厭數學」，因為「討厭」只是「好惡」這個雙向計量特徵的一半，另一半是「喜歡」。在大學生中，顯然也有喜歡數學的人。

除此之外，「孤影」先生在討論大學生「有無」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時，還犯了另一種錯誤——將「獨立」與「正確」混為一談。他否定「大學生都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時，所根據的主要理由是「理未易明」，大學生難以對很多五花八門的複雜問題「都有正確的判斷能力」。首先，我們應該分清，「獨立思考與判斷」與「正確思考與判斷」是兩回事。一位大學生在解一個微積分的題目時，他思考、判斷所得到的最後答案可能是不正確的，但是他在思考、判斷的過程中，却可能已經作到了相當獨立的程度——「不主觀、不衝動、不武斷、不受別人煽惑、欺騙」。由此觀之，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不能正確地思考與判斷，便說他不能獨立地思考與判斷。

其次，我想談談大學生「能否」「正確」思考與判斷的問題。照「孤影」先生的說法，一個人要能對五花八門的複雜問題（從我國承認孟加拉國的利弊，到癌症的診斷與治療，到新臺幣的美金兌率應否升值，到化工蒸餾塔的設計費用，到歌廳應否存在），「都」能作正確的判斷，才算是有正確思考與判斷的能力。若依這個標準，恐怕天下難得有一個人真正具有這種能力，更不要說大學生了。想像中，也許只有少數天縱聖明、才華蓋世的「超人」，是真正具有這種能力的。接下去的推論是，既然只有少數「超人」具有「孤影」先生所說的正確思考、判斷的能力，那麼社會上的凡百事務便只好全都委諸這少數「超人」了。但是，現在已經不再是「超人」的時代，如果勉強把一切問題都委請「超人」去代社會大眾作思考、作判斷，其結果恐將是禍多於福。君不見當今大陸上的情形？把一個人全能化、超人化了，究竟有什麼好處？

不過，我相信「孤影」先生所嚮往的不是這種「超人」狀態，而只是強調「理未易明」、「隔行如隔山」——如果自己在某一問題上不是真正的內行或有真實的經驗，便難能作正確的思考與判斷，便最好藏拙。「孤影」先生這種凡事尊重專家與經驗的主張，是一種很好的態度。但是，這當中却也有幾個問題，頗有加以商榷的餘地。首先，「孤影」先生對專門知識的有與無，採取一種絕對的看法，認為一個人要嘛就具備正確解決某一問題的全部知識，要嘛就全不具備解決該一問題的知識；前者當然是一位專家，後者則可能是一個大學生。「孤影」先生的這種想法，

顯然是以「完備科學」(finished science)這一觀念為基礎，但是「完備科學」的觀念早成過去，早被認為與科學知識的真正情況不符。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是沒有所謂「完備科學」的。沒有一位科學家敢說，在他的專行中，業已完全得知解決某一問題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因此沒有一位專家能對他所面臨的問題，提得出「完全正確」的思考判斷。換言之，即使在科學界，思考與判斷的正確性也只是相對的，也只能有程度的不同。思考與判斷的正確性既然只是相對的，大學生便未嘗不能在某些問題上從事相當正確的思考與判斷。尤其是在與價值、生活、及社會有關的問題上，大學生與專家之間，在判斷的正確性上相差可能更小。不可否認的，人文學、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對此類問題的研究還很粗淺，自難「把所有理論上的、實際上的問題都考慮到」。因此，在這些類的問題上，任何一位有相當頭腦與知識的人（包括「小市民」與大學生），只要他肯下功夫去觀察、去思考、去搜集資料，都可能提得出相當可取的意見或建議。一位普通大學生，也許在「癌症診斷」、「充率升值」、「化工蒸餾塔」等純技術性問題上，毫無置喙的餘地（說句良心話，他也不會對這些問題有興趣）；但是，在很多跟社會大眾、國家前途有關的問題上，他却可能有很好的意見，而且他也應該有他的意見。我個人就常有這種經驗：在很多有關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的討論上，學生提出的意見有時比教授提出的看法還要高明。

××兄，我們交往多年，我知道你一向對大學生也頗有微詞。不過，根據上面的分析，恐怕

你也不能不承認，「孤影」先生對大學生的看法未免太悲觀了一點。我想，毛病恐怕是出在「孤影」先生愛用二分法，總是認為一個人要不就具有某種特徵，要不就不具某種特徵。其實，天地間的事哪有這麼單純，愛用二分法的人只是不願面對現實真象罷了。就拿大學生的情形來說，根據前面的討論，他們不但或多或少具有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而且在若干與生活、社會有關的問題上，他們也能作出相當正確的思考與判斷。起碼，平均起來說，在作獨立思考與正確判斷的能力上，一般大學生是不會低於一般非大學生的。

「孤影」先生對大學生的成見是很深的。他不但對大學生獨立與正確思考判斷的能力多所懷疑，而且還進一步認為大學生有以下幾樁缺點：(1)多少有點嬌生慣養，尚無對自己行為負責的強烈觀念，(2)富於理想主義，易於走極端，(3)易藉反抗權威或約束來表現其成熟與獨立。由於「孤影」先生對大學生的看法是如此不佳，所以他對大學生是既無信心又不信任。「孤影」先生的這種看法並不希奇，它在我們的社會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事實上，對青年人這種「負的」看法，是傳統中國社會中「重老輕少」觀念的一種延續。在我們目前的社會中，由於對青年人既無信心又不信任，所以在處理青年人的問題時，常常採取一種「防」的態度，而一旦採取了這種態度以後，便容易形成一種對立的狀態。我個人覺得，這是不幸的，也是不必要的。其實，即使青年人具有「孤影」先生所說的那些特徵，我們也不必採取一種防範或對立的態度，我們大可順應這

些特徵，使青年人能對社會發生積極性的作用（有些人老是怕別人利用自己的青年，我常奇怪，為什麼我們不採取主動，搶先去「利用」自己的青年）。譬如，大學生既是理想主義者，那麼我們何不利用這種理想主義，設法使他們個人的理想與社會國家的理想相結合，鼓勵他們去發掘問題，並進而提出積極可行的解決辦法，以成為社會進步的新動力。大學生有反抗權威的傾向，那麼我們何不配合這種傾向，鼓勵他們去研究毛澤東在大陸上如何把自己神化成一位獨一無二的大權威，使他們的心向能够符合我們反共復國的大目標。所以，即使大學生具有「孤影」先生所說的那些「不良」特徵，也不必加以輕視或猜疑，尤其不應採取一種防範或對立的態度。

關於「大學生富於理想主義」這個問題，我還想作點進一步的分析。「孤影」先生認為「理想主義並不定是一個好東西」，你在信中好像也有類似的看法。抱歉得很，在這一點上，我個人的看法跟你們兩位的高見也不盡相同。你們二位認為「理想主義並不一定是一個好東西」，但是反過來一想，却又叫人覺得「理想主義並不一定是壞東西」！讓我們閉起眼睛來，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安於現實現狀，恐怕到今天人類還停留在茹毛飲血的階段；如果歷代的中國人個個都安於嗟來之食，恐怕到今天我們還停留在封建時期；如果我們自由中國的人個個都以飲食男女油鹽醬醋為其主要人生目標，恐怕中興復國的理想早已變成了歷史的陳跡。我們的「小市民」也許不必過於強調理想，但是如果我們的政治家、教育家、大學生、知識份子

也毫無理想主義的精神，行嗎？

讓我舉一個跟我們有密切關係的現成例子，來說明理想主義的好處。在近代史上，我國有一位天字第一號的理想主義者——國父孫中山先生。沒有人能否認，國父是一位理想主義色彩極其濃厚的偉大政治家，他以悲天憫人的心懷與高瞻遠矚的眼光，根據中國的實際需要，遍究中外古今治亂的得失，為他心目中的理想中國，創製了一套宏偉美麗的藍圖——三民主義。

國父為他自己的「理想國」奮鬥了一生，臨死還囑咐他的信仰者，繼續為建設理想的中國而努力。政府遷臺以後，關係臺灣社會安定的德政之一——耕者有其田政策，便是國父部分理想的實現。如果十幾年以前，我們的政治家也像「孤影」先生歌頌「財閥」一樣地遷就地主，也像「孤影」先生讚美苟安一樣地毫無理想，「耕者有其田」云爾，恐怕到現在還只是「好高騖遠的原則」。若果如此，恐怕今天「孤影」先生便不會有機會在這裡為「小市民」的生活沾沾自喜、躊躇滿志了。

在我看來，「理想」是一天廿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時刻不息地將人類生活推向完善之境的主要動力。理想之於人，正如水之於魚——它是「常態」，而非「變態」；它是人生的營養，而非人生的荼毒；它是希望的泉源，而非痛苦的禍首。我想，你們二位所以會認為理想主義「不是一個好東西」，是因為你們對它有四種誤解。第一，你們太從消極的、低調的、以及壞的方